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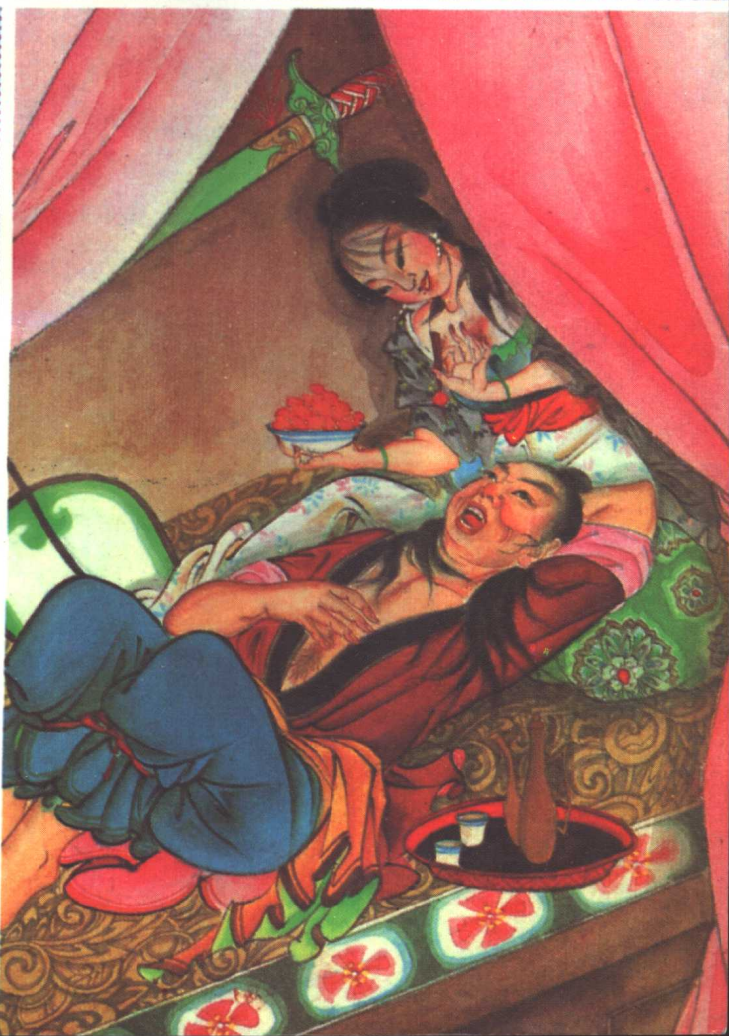
小邪神全传^①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杨

8

邪



224758

16

1

59775

杨小邪三部曲

杨小邪

(上)

卧龙生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2247.58
106
32

59778

杨小邪三部曲

杨小邪

(中)

卧龙生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59782

247.5A
106
3

杨小邪三部曲

杨小邪

(下)

卧龙生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粤新登字 05 号

杨小邪三部曲

(第二部)

杨小邪

(上、中、下)

[台湾] 卧龙生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4.5 印张 6 插页 680,000 字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ISBN 7—5360—1677—8

I·1479 定价:(上、中、下)19.80 元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卧龙生先生武侠名著“杨小邪系列三部曲”中的第二部。

小邪神杨小邪以好赌、贪杯、爱吃狗肉、爱玩女人、耐打、逃得快等举世无双的本领，率领一帮小朋友，自命“通吃帮”，游戏人生，玩耍中原，大闹武林，又惹下了一个天大的麻烦……

明朝英宗时，锦衣卫首领王山礫依仗其叔、大权阉王振之势，勾结拉萨来的黑巾杀手，密谋夺取大明江山。瓦剌族王子也先也想灭掉明朝，兴兵犯关。昏庸的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挟持下御驾亲征，在土木堡之役中全军覆没，自己也当了俘虏。飞龙堡堡主韦亦玄和灵异教教主梦想称霸武林，互相勾结又勾心斗角。朝廷上下，草莽武林，正与邪、忠与奸、爱国与卖国之争，纷纭复杂扑朔迷离。杨小邪和他的通吃帮小英雄团结正直的大将军，依靠正派的武林高手，挫败了种种阴谋，避免了武林浩劫和亡国灭种的危险。

本书文笔生动活泼，内容精彩绝伦，情节曲折多变，人物诙谐有趣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八

在悦来客栈。

小邪他们正围在圆桌上商讨对策。

小邪道：“晚上我们分三路进行，小丁你管用吗？”他不大放心的看着小丁。

小丁瞄了他一眼道：“当然管用，阿三、阿四说不定还打不过我呢！”

小邪叫道：“少来，你连蚂蚁都不敢杀，还想和阿三、阿四比？而且你的菜刀又没带在身上，功夫大打折扣，我有点不放心。”

阿三、阿四嘻嘻窃笑着。

小丁脸一红叫道：“小邪你怎么老是损人？你派我任务，我一定能够胜任，菜刀不在也是一样。”

小邪嘻嘻笑道：“既然你如此说，今天就给你一点点任务玩玩。”他在桌上画个圆圈再画个缺口，继续道，“我们准备用火攻，反正攻地道我很有经验。”他想到上次坑了武痴，和在青阳镇一把大火烧死“神武门”数百名，当然是经验丰富了。

阿三问道：“如何攻法？”

小邪道：“我们分三路堵住三个出口，由小丁守北面出口，阿三你守东面，阿四守南面，我进去救人。”

阿三道：“那你何时出来？弄个不好把你烧死在里头多划不来？”

小邪点头道：“这点很重要，我想了好久才想到一个妙计。”

小丁急道：“什么妙计？快说，我急死了。”

小邪望着她嘻嘻笑道：“女孩子急什么？如果急那就糟了，嘻嘻嘻。”

小丁红着脸道：“好啦！说正经的。”

小邪点点头道：“我从东边入口进入时，小丁你就开始倒煤油烧北门，但不能倒得太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小丁不解道。

小邪道：“我还要从北门出来呀！”

小丁叫道：“你开玩笑，煤油点燃，焰炽烈，你怎么出来？”

小邪道：“这就是关键所在，我来说明原因。”润一下嘴唇，他道，“我们午夜三更开始发难，我进入地道时，小丁你就倒煤油，但煤油不能倒得太多，你只能让煤油在北门口燃烧一刻钟，一刻钟以后火势一灭，你就倒入冷水将地面冷却，我不久就会从北门退出，记着了没有？”

“要是倒太多呢？”

小邪轻笑一声道：“那时杨小邪就要改名成为杨翘翘了。”

小丁惊栗道：“我不要，我怕会倒不准确。”她真怕将小邪烧死在里面。

小邪道：“怕什么？到时我会替你量好，你按照桶子，一

桶一桶倒，不就没事了？”

小丁这才没说话。

阿三道：“那我呢？”

小邪道：“我从东门进入，一路杀到底，那时候敌人已发现北门有火攻进来立即会大乱，他们会往东边或南边冲，阿三和阿四你们要先阻挡七至八分钟然后再用火攻。”

阿三不解道：“为什么要再等七、八分钟？一次来不就更省事？”

小邪笑道：“这就是要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突围，否则一下子三面通道全着了火，那他们只有等死，一定不会离开大牢，那时候我要杀人可就多费手脚，也会因此耽误时间。”

阿四点头笑道：“没问题，七、八分钟以后，我一定烧得他们哇哇叫。”

小丁问道：“那时候他们会不会返回北门？”

小邪摇头道：“不会，因为北门先着火，他们一定想不到北门的火只烧一刻钟，再说他们向东门和南门突围，等到阿三、阿四点起火时，若他们想再退出北门，非花上一、二十分钟不可，只要这一空档时间，我已经可以带人冲出北门，再次将北门点烯，这样大功就告成了。”

小丁担心道：“万一失算呢？”

小邪笑道：“那时你就等我出来再倒煤油，我可不想死在里面。”

小丁撒娇道：“我要烧死你！”

小邪理都不理她，转对阿三道：“阿三你有无把握阴挡？没有的话最好带些炸药。”

小丁见小邪不理她，转对阿三道：“阿三你有无把握阻挡？没有的话最好带些炸药。”

小丁见小邪不理，以为他没听见，又叫道：“小邪我要烧死你！”

小邪仍然不理，他问阿四道：“阿四你也一样。”

阿四拍拍胸脯神气道：“通吃帮‘拔毛剃刀’可不是省油灯，谁怕谁来。不过还是带几捆炸药比较实用。”

“小邪——”小丁气叫道，“我要烧死你——”

小邪嘻嘻转望她笑道：“小丁你烧得好苦哇！怎么？烧了三次还烧不死？呵呵……”

小丁闻言满脸通红，她这才知道又被耍了，愣在媸够她羞窘的。

小邪笑了笑才向大家道：“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阿三道：“我点烯煤油以后呢？”

小邪笑道：“你和阿四就到小丁那边；免得她当真把我烧死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家笑了起来。

小邪道：“我们先去买煤油，装在马车先运到城外，否则晚上运不出去。”

阿三道：“这交给我和阿四就行了。”

小邪道：“好，你们快去办，煤油就放在灵感塔后面树林，遍着不能让人家看到，你不妨洒一些酒在车上，让人家以为车上是酒。”

小丁急道：“还要一缸冷水。”

小邪惊道：“好险哪！我差点忘了，小丁你还满关心我

嘛！”小丁嗔道：“谁关心你？我是怕凤姑逃不出来。”

小邪嘻嘻笑道：“明明就是关心，何必找藉口？我心领啦！小丁。”

小丁羞窘地低羊头，不知要说些什么才恰当。

阿三笑道：“小丁客气什么？关心小邪是正确的，很有进步的，而后小邪也很关心你哪！”

小丁叫道：“他会呀？才怪！”说完已溜出房门回到自己房间。

小邪叹道：“哇佳佳！我老人家每天都在关心她，女人哪！有如老太婆数绵羊睡觉，真不可理喻。”

阿三问道：“老太婆数绵羊是什么意思？”

、5笑道：“一辈子也数不完，一辈子也猜不透有几只嘛！”

阿四笑道：“有道理，绵羊数呀数的就睡着了，明天又从头开始，永远也甭想数完，倒不像我一天杀一只来得实惠些。”

小邪笑了笑：“好吧！你们该去准备东西了。”

阿三、阿四立刻走出客栈赶去买煤油及一缸冷水，雇车载到城外树林中，很隐密地将东西藏好，才返回客栈。

黄昏过后，小邪用完晚膳，立即出城，在城外逛到亥时初更左右，小邪才吩咐阿三、阿四将煤油搬到俄道出入口，自己则帮小丁搬。不到一柱香，一切都已就绪，小邪再巡视一遍，觉得出入口都像那伴黑衣人所说，这才放心的等着。

乌云密布，寒星几颗，夜风飕飕。

小邪在算时间准备一举突袭奏效。

突地夜梆子声音已传来，咚咚咚，叮叮叮……

小邪道：“阿三是时候了——”反手一按大树年轮中心，饿道再次出现，一闪身已窜入内部。

在这同时，小丁也启开北门，将煤油往秘道中倒，马上点烯，“哄……”一声，火焰已冲天，火舌翻舞不已，慢慢地往秘道卷去。

在秘道里，蓦地——

“不好啦！北门失火了！快，快逃！”一阵杂叫已传出来。

“快从东门撤退，有的人从南门！快！否则就来不及了。”“不要管人犯！立即撤走！”“敌人已攻到这里，大家不可乱成一团，照顺序出去！”“小心门外有埋伏！”“不要挤，否则大家都逃不出去！”喊归喊，已没有人听，连串的脚步声，跌撞声，哀叫悲嘶声……不时传出来，各自逃命已乱哄哄。

小邪很快利用这混乱人潮摸到大牢，此时大牢困犯亦乱得很，有不少人在撞铁栅门，希望能撞开，有的已泣不成声。

这地牢是双排形式，中间有一通道，一直通往深处，至少有二十丈长，关了不少人。

小邪见状心想：“这些人已惊吓过度，要是现在放开他们，难免会乱成一堆，这样就不成了。”他大吼道：“站住！”声音有若晴天霹雳，震得囚犯个个掩耳直颤，露出骇然之色。

小邪一吼成功，他叫道：“各位不要吵，我是来救你们，等一下你们跟我出去时不能乱跑，知道吗？”

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，立刻又哗然大叫。

“停——”小邪又吼叫，将众人喧哗之声压下去他叫道：

“你们再乱叫就不放人，他妈的！搞什么嘛！”头一昂，朝里边叫道，“凤姑你在吗？我是杨小邪——”回音四起，传得甚远。

突地在远处传来姑娘惊叫：“是杨小邪？我在这里！我在这里！爹、娘、杨小邪来救我们了。”

这声音小邪一听就知道是凤姑，他甚是高兴，总算没有白费功夫，一提气已起发话处掠去，只一个起落，已奔到一间牢房，他高兴叫道：“凤姑是你？还有老伯、伯母！”

凤姑身着一件红色罗裙，人已憔悴多了，她爹娘更不用说，瘦得好像只有一层皮粘在骨头上，已不成人形瘫痪于地。

父姑见是小邪，高兴得流出眼泪哽咽道：“小邪你好吗？”

小邪笑道：“出去再说，钥匙在哪里？”

凤姑摇头道：“我不晓得。”

小邪愣了一下，看看铁门缠住腕大粗的链条，双手握住，大喝一声，“咔——”只见那条铁链有若面条般的硬生生被扯断，这份功力，不由得使凤姑愣在那儿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小邪轻抛链条笑道：“凤姑你等一下再出来，我去放其他人马上回来。”话音一落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三两下已将全部牢房铁链扯断，反身掠回凤姑面前道：“凤姑快抱起你娘。”马上欺身抱住秦仁德吊道，“跟我走！”话音一落已射向牢底。

凤姑立即背起她娘追赶下去。

众人心想有人救总比自己乱闯来得好，也一一紧跟其

后。

小邪很快找到北门，见火势已息，他大叫道：“小丁快倒水！”

小丁原已等得发慌，现在闻到声音传来，高兴叫道：“来啦！”

“哗啦啦……”“哧……”几声连着响起，冷水已流入洞口，一触热地板，已冒出不少雾气，烧红之地板立即冷却。

小邪快步腾身，轻点地点已射出洞口。

凤姑也急忙走出洞外，其余众人亦争先恐后地抢出石洞。

小丁问道：“小邪成了？”

小邪放下秦仁德，点头道：“你叫大家散去我去看看阿三和阿四。”话音一落，人已在十丈开外，直往东方掠去。

小丁向大家道：“各位没事了，你们可以离开啦，前面不远就是开封城。”

众人哗然，一一离去，只留下凤姑站在那里。

小丁迎上去笑道：“你一定是凤姑姊了？我叫小丁，是小邪的朋友。”

凤姑无力地笑道：“小丁，谢谢你们来救我，我……”

小丁见她姿容憔悴，她急道：“凤姑姊你坐下休息，我们在这里等小邪回来。”她接过凤姑怀中之秦夫人，将她平放于地。

凤姑再次感激道：“谢谢你，小丁。”热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在小邪闯进地道时，阿三守住东门，不久一阵脚步声已经传来。

阿三大叫道：“各位！此路不通，请走别路如何？”

黑衣人见到门外有人，立即大吼道：“大家冲！”霎时人群往门外涌出，可惜洞口太小，最多也只不过挤上五人，等于只能拿出三人的力量。

阿三轻松愉快叫道：“来啊！越快越好？讲不听就要修理！”手掌一抬，一阵狂风掠起，很容易将前面那三人击退。

“还有谁要挡在前面？死得早喔！”阿三比手划脚甚是得意。

黑衣人又叫道：“用暗器！”话音一落，众人已暗器齐发，有如雨点般的射向洞口。

阿三轻笑着退后两步，躲到相思树后面，得意地笑道：“关——”他以为一按扭，秘道会关起来，可惜他这次失算了。就在他一愣时，地道已有人群冲出洞口。

“哇卡！奶奶的失啦！”阿三嘴中直叫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大喝一声，身化长虹，双手齐出直向黑衣人攻去只见掌影过处，黑衣人应掌而倒，然而前面倒了，洞口马上又涌出人潮，阿三暗自叫苦，咬牙力拼。

不久阿四已将南门点熄，高兴地回到东门，见到东门乱七八糟，他大叫道：“他妈的！阿三你搞什么鬼？放敌人出来练武功？”

阿三急叫道：“阿四你快来帮忙，还说些什么风凉话？”只这一句话，又有三名黑衣人惨死在他掌下。

阿四看阿三气喘如牛，也不敢怠慢，左手挥，拿出剃刀

大叫道：“拔毛弟刀来啦！”只见剃刀泛起一道寒芒，挟着厉风，势如奔雷般地罩向黑人，冷芒过处，哀叫之声不绝于耳。

黑衣人攻势已被压倒，突有人叫道：“再用暗器！”

此声一出，黑衣人即刻尽已所有之暗器，以满天花雨手法射向阿三和阿四。

“他妈的！落蛋啦！”阿三苦叫着，双手舞得密不透风，将袭来之暗器一一震掉，但他无暇再攻击其他人。

阿四亦是如此。

黑衣人见机不可失，即刻逃离洞口，往四处窜去。

蓦地——

寒光数闪即逝，这些黑衣人已无声无息倒卧于地，在他们“命门”窠上正插着一把薄如柳叶之飞刀。

“我来啦！”话音未落，小邪已飞奔而至，手中匕首见人就挥，见人就砍摧柘拉配，虎入羊群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“阿三快倒煤油，阿四点火！”小邪大吼一声，身形再次冲向发暗器者。哇哇数声，这些人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巴魂妆阴曹地府。

阿三见小邪来到，尴尬一笑，立即就飞身掠往煤油桶，双脚一踢一推，已将油桶打翻，“哗啦啦……”煤油已流向洞口。

阿四也不慢，火摺子往前一丢，“哄……”一声，火舌已将洞口封住。

“哇……呢……喔……”一阵阵惨叫声不时从洞口传出来，不久终于被火舌所吞没，只剩下呼呼之火舌翻腾声了。

阿三见敌人已退，累得要死的坐在地上，喘得很。

阿四笑道：“阿三你他妈的什么‘三撇老蛋’？我看你一撇也没有，弄得大吃油条，怎么样？油条味道不错吧？”

阿三苦笑道：“我哪知道那门关不起来，本想开开他们玩笑，嘻嘻……反而开自己一个大玩笑。”

小邪叫道：“阿三你们以为这门是自动玩具？手指一按把戏就来？罚你洗尿垫子！”

阿三苦笑道：“洗就洗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小邪轻笑道，“走吧！别让小丁望穿秋水不见一人鬼（依人归）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众人在笑声中也掠往北门。

一到北门，小邪扛起秦仁德：“天已很晚，我们回客栈再说。”

众人会意，小丁背起秦夫人，一同奔回悦来客栈。

大家折腾一个晚上也累得很，一回到客栈已各自回房休息，凤姑和秦夫人则和小丁住在一起。

就这样他们安静和满足地入睡了。

一晃三天已过。

凤姑他们三人，本是饥饿过度，在这三天的调养下，气色已恢复不少，好了许多。

踵时分，小邪招集大家准备讨论下一次行动计划。众人现已围在圆桌上。

小邪笑道：“老伯、伯母你们还好吗？”

秦仁德叹道：“杨少侠，老夫又再次让你操劳了。”